

僊居集卷五目錄

文外編七

雜記十三首

宋

夢菴記

王十朋

王忠文公集

郭氏種德菴記

葉適

水心集

赤城集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赤城集

元

安洲鄉學記

陳孚

赤城後集

府志

忠孝坊記

虞俊民

府志

作盧宋學士集作魏今從鄭志

明

梅所記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容菴記

金賁亨

一所集

國朝

頌籲請蠲除荒亡田丁碑記

洪若皋鄭志南沙集不載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目錄

白露草堂記

姜文衡

北山文鈔

吳月溪文學殺賊殉難記

沈兆蓉

採訪冊

仙居忠義祠碑記

孫衣言

遜學齋文鈔

又

楊象濟

採訪冊下同

又

沈祖懋

文外編八

雜文四首

明

祭鄭守中先生文

王叔英

靜學文集

恆箴爲應邦升作

金賁亨

一所集

國朝

修仙居城引

繆梓

採訪冊

畫石賦

應寶時

畫石圖冊

目終

僊居集卷五

文外編七 雜記

宋

夢菴記

樂清

王十朋

字龜齡
諡忠文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葬友夢之小大雖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卿執親喪如禮以孝稱於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違一夕夢侍其親遊於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卜人吉之遂畢窀穸因築菴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遊上庠為同舍生又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一

與君之子三省遊於剡三省以夢菴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大略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其達揚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以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夢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郭氏種德菴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

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日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嘆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邛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二

喪一夫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甯散無積甯儉無汰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寶祐乙卯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祖韋溪先生祠堂以書來告

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也然親有盡而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祧主既藏不與祫事報有終也孝子慈孫反始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宗主道術修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爲我祖顯顯垂裕若使追養繼孝過祧則止反有媿承學之士綿綿相續舍菜先師我心惻怛謂報有終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鳴世在紹興間蔚爲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光迺卽韋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三

矣願爲記之公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郎中張公布待制黃公宜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真得其的黃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旣變士氣亦靡至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於衆醉獨醒之中遂爲東南學者表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洞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攘斥文章孔性天此皆親炙函文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後學者也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誦日新且

古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况子孫繼承遺緒其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或謂先生堅凝守正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其志以是爲恨然心傳道統學爲儒宗羣子弟接跡盛顯則先生濟時行道之用又豈終泯哉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不詳至若四世神主合於韋溪祠宇以爲子孫訓者則自有永式云

元

安州鄉學記

陳孚

鄉有學古也古方百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學王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子翁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卽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奧其籍秩然旣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罄折其容肅然其氣充然退而弦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翁子之學信其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勸之曰二三子知學之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也人性梏於氣棘於欲焚於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五

意若摘埴之途而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收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廣大未嘗一息間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脩齊治平自正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江以南台之學嘗盛矣異時葦門圭竇無絃誦聲人以不儒爲恥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矣士不可以卿相矣儒固秋之簞冬之綬也奚以學爲於是素封之家蓄貲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爲壠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則兔園之策蚩諍之符蓋朝於斯而夕腹果然何爲簞瓢若是餒乎人乃以儒爲恥

噫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不爲鬼爲蜮鱗介而鬚眉之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心亦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之心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饜耳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週流廣大者斲而狹之日趨於鬼蜮而莫知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載蓋嘗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士甚厚召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巋然縉紳鼓篋以萬數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絃於斯誦於斯亦思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善利之間而念不念聖狂繫焉從而師若友講明問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六

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於天地萬物之變化則人物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目而不學焉夫健則爲壠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賤則爲蚩訟之符兔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忠孝坊記

虞俊民

黃巖州知州吳公世居台之僊居折桂里宋給事芾之五世孫也公胚胎秀異生而警敏爲童子時日記千餘言旣長知親書

史尚儒雅事親敬長克盡其職其於宗族無親疎貴賤待之如一鄉里故舊又能周旋委曲然負大志有膂力雅好騎射鄉有強梗弗順者必摧挫之罷弱不能自存者則扶植之煦撫施予周急無吝乎居假酒自娛日必飲飲必醉慷慨吟嘯由是人多壯之至正十三年會台城有兵變郡監聞公有氣節遣使禮聘公力辭弗就勉之再四乃起署事黃巖州判官命守台城公鍛礪器械嚴整部伍不弛於律不擾於民由是人益加重焉至正十六年春處州睦溪盜起犯仙居境遂陞公同知州事總制其鄉之義兵公於是慨然曰吾今爲王臣矣當勤王事况仙居吾父母邦也捕之其可後乎卽修戎器備糗糧招集亡命合鄉兵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七

數千人奮躍而往禦戰於羅漢潭賊危困不敢進鄉民吳奉一者陰爲賊向導賊乃凌晨潛出突圍襲其不備官軍倉卒兵校多散去公獨披甲上馬與之戰手刃數十人而賊眾潛掩其後遂遇害遠近聞之莫不嗟悼事聞元帥府時憲僉伯顏不莊公爲覈其事遂舉公長子煜襲其官旣而邑之士民咸謂吾邑自有元以來幾百年矣民皆安居樂業未嘗識兵革一旦草竊蜂起百里震悼而發憤能先銳志擒賊者吳公一人而已公之心蓋將衛鄉里安民庶以宣忠於國家使其一鼓而得狂寇則吾人均賴安享之利茲不幸而遇害其功亦不爲少矣宜立祠邑里以旌之帥府議允其請遂給官貲一千緡士民翕然從之乃

於邑治之南狀元坊擇地之剛燥夷坦者七百武度材貞以良鳩工勤且齊凡梁棟榱桷門牖闌楯之具皆堅實如法飾之以粉漆塗之以丹雘奢不過侈儉不踰質經始於至正十七年六月訖工於明年正月祠成塑公像其中冠裳嚴肅肖貌端毅觀者莫不竦敬朝廷遣名臣經理江南贈功褒德有司復上其事贈公台州路黃巖州知州表其廟曰忠烈公諱揚字仲修剛而好禮貴而不驕以公長子襲授其職俊民來尹茲邑邑之士民請予記之竊聞古之制有功烈於民者得配食於社稷受享於尸祝歷數十百載而民神明之今公以父母之邦奮不顧身戰死於狂寇之手其功誠可尚矣公死不踰時而公之仲子燾季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八

子斨負不共戴天之讐立攻戰必克之志集兵賈勇趨搗賊巢生獲渠魁獻馘剖心又獲昔之爲賊向導者登穀以祭其父是雖出於其子之志之功皆公之英靈不昧必用除其害於一方而有以陰相其子蓋公之身雖亡而公之志公之氣猶未亡也奉祠於茲邑又何歉焉功狀上聞天子爲之褒贈殊厚易其里曰忠孝坊以煇襲爵擢燾浙東都元帥兼縣尹斨佐處州府幕燾能清白自守馭民以寬訟於庭者折以片言咸得其歡心邑政大和後亦退處里中乃作新其堂所以彰其親之徽表其昆季之志又扁曰忠孝堂云

明

梅所記

方孝孺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
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
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擬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
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繡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
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
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者孔子嘗以蘭自擬周之
詩人以樛木擬后妃以棫樸擬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
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九

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
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
用用之久而不厭彼眾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
味之頃譬如遊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
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眾
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
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
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
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眾人得志之時飲
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眾人固議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

亂既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容菴記

金賁亨

吾友應子邦升嘗以石室名其居予曰石物之剛也子得剛於天奚以名名諸其不足斯至矣剛鮮容改曰容菴應子曰然請予記夫泰之九二叙四德乃首包荒書曰有容德乃大厥義彰矣夫奚言且古之君子容諸其人無容諸其身今之君子容諸其身無容諸其人容諸其身室家或遺容諸其人八荒與居是故觀於西銘得容之原觀定性書得容之機弗通其原趨弗廣弗執其機力弗入厥道備矣夫奚言應子曰吁天地之道容而已吾不容奚以容吾躬

國朝

頌籲請蠲除荒亡田丁碑記

洪若臯

僕忝居禁近爰 天子之末光遙望長安以北薊門諸山蜿蜒
南來佳氣鬱葱意必有一代偉人產乎其間如黃穎川張京兆
以爲斯民福迨分符守閩道經桑里耳目六邑凋殘仙居尤甚
愴然久之越歲餘鄉人有至閩輒詢台郡賢父母僉以仙邑鄭
侯蠲賦一事告及其他事并里籍甚詳僕嘖嘖不已秋僕以艱
歸蔣生輝等投刺請鐫石文以爲侯誌不朽僕於是嘆曰侯之
德不在一時而在萬世所謂一代偉人者其在斯乎夫仙爲蕞
爾邑自宋古靈教化後文物始甲諸郡然其時野闢民殷猶易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一

爲力耳今則苦寇苦旱苦蝗民之散者不可聚戶之絕者不可
存田之沙礫荒蕪者不可墾節年積逋動盈千萬雖古靈再起
撫字催科實兩難之何暇以禮義之教施之癘瘵之餘譬諸久
病之人血枯氣竭醫者不察其源而拯之投以烏梅調以參苓
皆知其無濟也侯以理煩治劇之才小試之盤根錯節之地甫
下車卽除雜派與民休息知仙居之苦在賦賦之逋在逃逃之
故在荒按脈審證洞若觀火不憚艱難毅然爲當事告流涕痛
哭不減洛陽少年幸撫部落伯感其誠代爲請命書奏而澤隨
沛其蠲條銀八千四十二兩米九百八十一石使仙民數百年
之痼疾一朝盡除 皇恩浩蕩歡若更生雖家給之金戶賜之

帛不是快也僕嘗讀古循吏傳見富弼之招流亡汲黯之發倉廩不過一時之惠耳孰若侯之德及民之身并及民之子孫者之爲無窮也况其息詞訟贖棄婦修學校以養士減徭役以安民者之難更僕數也今而後賦有常供戶無賠累逃者返貧者足散者聚危者安何暮歌興五袴謠作相與頌侯之德於不衰僕知侯他日者爲帝簡在將以治一邑者治一郡治一郡者治天下當更超於黃穎川張京兆之上矣甯僅古靈之再起云耶且侯以從龍起家又能世濟其美如安世在漢而七葉蟬聯蕭瑀在唐而八代榮顯澤在天下慶在子孫者固無足異獨疑侯以才德雄天下意必魁梧奇偉人詢其芝宇乃翩翩張緒當年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二

此真不可測者矣侯愛民之意發於至誠豈爲名動况異時事業滿天壤名譽亙今古史自有書何待僕贅獨仙民之心有不容己者庶幾桐鄉立祠楚黃稱名共爭爲我公意耳僕不文何足以爲侯頌但言其以實心行實政者庶知侯之德較古靈而更烈焉侯名錄勲號子贊北直之薊門豐潤人

白露草堂記

黃巖

姜文衡

字亦農
歲貢生

道光甲午予自省試歸芒鞋竹杖從一廬兒獨遊天台山於八月二十九夜宿華頂之地藏菴蓋古太白讀書堂遺址也因思太白去今千餘歲其蹤跡所及後人識之不忘今山中蘭若數百不聞有騷人墨客棲隱其間以繼太白後者豈名山勝地果

獨以棲縑流歟抑匿跡銷聲求而未得歟其後數年吾鄉浮屠南亭師住持華頂歸而告余曰去寺六里許有白露草堂樂安張君麗生號蕊宮者披吟其中予以向所願慕者果有其人則躍然以喜而蕊宮以文學名往曾晤於郡城旅邸今羈塵不獲從則愀然以思又十餘年至昨歲小春蕊宮訪予於烏巖盧氏之塾予倒屣迎之寒溫數語外不暇及他事亟問白露草堂猶在否其名何自昉也蕊宮曰子豈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曩予遊學武林孤寒賤士落落無所知遇後賦閨怨詩有梧桐枕上秋風早蟋蟀階前白露多之句爲山長陳厚公甫所激賞公大加推獎某以此謬叨聲譽同人戲以張白露相呼歸而結廬華頂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三

遂以顏其草堂誌遇也今奔走衣食爲一僧所假終當以此爲菟裘子盍爲我記之予聆其言又愴然以悲也昔侯喜自言爲盧公所知詞氣激揚面有矜色昌黎韓子爲之狀以論薦於知遇之際津津道之有餘味焉感知己之難逢也今蕊宮鴻才碩學其文章當擅名海內而淪落布衣聲聞闐寂徒以七字之句稱於宗工有沒世不忘之思知己之感不有甚於侯生乎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不其然乎雖然蕊宮將以不朽盛業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所以踵太白之後塵者固不在詩句之末而亦不在草堂之有無也

吳月溪文學殺賊殉難記

蕭山

沈兆蓉

勛齋

同治癸亥九月朔同官董春帆大博以仙居吳月溪文學殺賊殉難公啟出示并述玉叔明經意丐余言以傳其人余曰其人必傳而余文不足以傳其人也然余與月溪誼屬師生曾共軍務余又膺採訪闔郡忠烈之任何敢以不文辭咸豐戊午四月髮逆踞處州縉雲去仙居僅隔一蒼嶺闔邑遷徙羣情張皇余奉檄籌防與邑紳商戰守月溪主戰眉宇間饒有英氣賊大疫不得踰蒼嶺余適奉兼理司訓之檄與月溪尊酒論文則恂恂儒雅士也深契重之余之知月溪也始於是辛酉十月髮逆分兩軍一由處州入仙居一由紹興入天台盤踞郡城者凡數閱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四

月壬戌四月仙居紳民起而平之噫嘻今日於兵燹之餘縱談往事慶安全矣不知髮逆盤踞郡城時倘不能如仙居之首建義旂同心戮力台郡之安危未可知也雖然靖台郡而不顧鄰郡正非所以靖台郡也此月溪所由毅然悉師赴縉歟縉之役月溪首先入陣手刃十餘賊眾寡不敵力竭陣亡援軍旋至賊遁縉平月溪雖死而賊不敢正視台郡矣夫大江以南蹂躪殆徧賊幾謂莫與敵矣自天仙兩邑殺賊不下數十萬殺境內之賊直殺境外之賊由是民知賊之可殺也賊知民之能殺賊也而台以西若衢若處台以東若甯若紹亦以次規復玉叔慎厥始圖厥終豐功偉績上達

天聽行見
懋賞榮膺矣月溪贊襄其間能深明大義爲國捐軀允宜入告
於

朝立廟於邑春秋不忒令名孔彰余更深慨夫不得已而死與
自知其必死而死者異自知其必死而死與不必問其身之死
不死而殺賊以死者又異數年來死於賊者不可勝計大率皆
不得已而死者耳若夫忠臣之死其君烈婦之死其夫孝子順
孫之死其祖若父皆知其必死而死者也至若深知不殺賊於
境內而賊不退不殺賊於境外而賊雖退猶不退一以殺賊爲
分中事此不計及其身之死不死而生則爲英死必爲靈者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五
月溪其人歟月溪其人歟記此以備輜軒之採擇史冊之昭垂
云

仙居忠義祠碑記

瑞安

孫衣言

字 號 琴 西 聞

粵賊陷浙江郡縣浙之民能自團練殺賊者温台爲最温州破
一縣台州雖盡陷然不久卽復温猶恃閩師台則官兵未嘗一
至獨恃團練殺賊其殺賊尤多而有功者仙居爲最初咸豐十
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賊首李世賢由金華犯台州破仙居大股
踞東北鄉而西鄉直金處皆賊巢獨南鄉以山險賊不敢逼脅
之降不從責餽輸又不從賊怒攻之焚民居三千家賊之死者
數百人民之死者二十有三人於是民始謀殺賊而副貢吳琮

廩生吳克明爲之倡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西鄉民先舉事殺田市卡賊賊之分據各村者就殲之先三日皤灘賊五千出掠黃皮張山伺其歸也殲諸四都之野於是西南北三鄉會攻城以四月一日抵城下明日東鄉至賊拒戰兩晝夜不支乞降不許遂以初三日克仙居盡殺城中賊屍蔽江而下百餘里民之死者二百三十人於是仙居賊盡則分戍蒼嶺馬鬢嶺以虞永康縉雲永康縉雲聞仙居之殲賊也來乞援或曰妨農時目裹糧出境不可民聞永康縉雲之乞援也爭奮欲往曰守而戰不如戰而守且鄰安則我無事矣遂先援永康四月二十七日克舟山下焚其巢五月二十九日克芝英賊皆赴水死釋被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六

擄婦女五百人民之死者七十八人六月仙居民始插田七月官兵由龍泉克處州而賊聚縉雲據臚膛靜岳八月縉雲東鄉民導以攻臚膛靜岳越一月賊遂棄縉雲而八月十六日吳克明陷陣死民之死者百四十有五人仙居團練起凡六越月攻克縣城又擊退旁兩郡賊凡死者南鄉五十有一人西鄉四百二十有九人而殺賊數萬克明之死於縉雲也賊旣去得其屍以葬而琮之父幹先於仙居陷時戰死同治二年浙東平大帥上其事於朝如皆例卹而仙居以琮爲首功又克明之以身殉也乃建祠於田市以祀幹及克明民之死者皆附焉其十一月祠成又三年琮在杭州乃請於瑞安孫衣言爲文以記之嗚呼

溫台於浙江爲邊海雄郡然以去省遠不幸有事官力常不能及溫之初亂巡道守令至以諱賊仇團練而台之悍強好鬥尤官所謂不可爲治者也然及其禍亂旣成官皆不能一救獨特民自爲之耳而官反得攘以爲功其受禍亦獨有百姓耳嗚呼爲今之民其亦可哀也哉 聖天子激勵忠義實有旌卹之典而溫州之事功罪至今未明義烈如張家珍亦未能爲立專祠獨台州民能祠克明及幹及諸死事之鄉民爲知大義予是以有慨乎其言之也幹字巨喬監生克明字月溪皆仙居西鄉人

仙居忠義祠記

秀水

楊象濟

利叔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七

東南民氣荏弱而浙東較強當明季戚繼光練兵實調義烏之卒以備邊防而台州無聞焉吾友吳江仲博山令臨海甚宜於民知其俗之悍而人則樸也乃爲條教以訓之會升任杭州當事適用兵滬上於是檄募其民而台勇遂稱於時余嘗從軍宣州實依博山之弟蘭舫觀察庚申觀察殉難杭州而浙東西胥爲賊擾浸及於台仙居吳先生幹知民之苦寇而不可與共也激勵其鄉人集團禦賊受傷身沒其子琮痛父之死於 國難益誓死復仇會同郡諸邑殺賊官軍繼之卒用廓清同治三年事平蓋浙東諸郡台最先復而皆藉民兵守土官請於 朝建忠義祠以祀死事諸人而奉吳君栗主於中楹以象濟與琮同

舉咸豐己未鄉闈徵文爲記義不得辭者昔睢陽堅守退之奮筆太尉執節子厚徵狀彥章徇主永叔書像魯公死義曾氏記祠皆祠稱其文事舉其實以濟不佞何能爲役雖然表揚忠節以示鄉里亦吾黨之責也用次其言書之時同治五年八月

仙居忠義祠碑記

仁和

沈祖懋 硯農

咸豐十一年冬粵逆自婺竄括蒼台郡戒嚴仙居在郡西尤近賊邑廩生吳克明監生吳幹以忠義激勸鄉里集壯勇爲捍禦計十月二十七日逆首李世賢陷台郡城遂犯仙居幹率眾與戰屢敗之賊至益夥鋒銳甚不可遏幹奮勇直前受重傷越日殞是役也殺賊數百仙之民戰死者二十三人幹臨屬纊呼其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記

十八

子副貢琮生勉泣殄賊琮泣受命遂潛結同志備器械製旗幟蓄軍火於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舉事殺田市卡賊各鄉起而應之賊之踞皤鎮者方出掠於黃皮張山要其歸殺於四都之野遂會攻邑城賊死拒兩晝夜請降弗許四月初三日克之殲賊無算浮尸蔽江民之冒矢石而死者二百三十人金之永康處之縉雲皆與仙居接壤至是永之民來乞援爭願往或以妨農時沮之僉曰守而戰何若戰而守之捷乎瀕行天大雨又曰賊殺我我且往雨何害四月二十三日攻舟山下賊窠焚之五月二十九日復破芝應卡賊盡赴水死救被掠婦女五百餘口各送歸其家而仙民死於陣者七十八人七月官兵克復處

郡賊竄縉雲臚堂靜岳爲縉險隘賊據之四出掠糧縉民苦之
又來乞援且爲導吳克明率民勇赴之陷陣死同死者百四十
五人踰月賊潰克明家覓其遺骸歸葬於仙二年春宮保左以
楚兵平浙東諸郡諗仙民之倡義殺賊也請於

朝於是克明與幹及諸陣亡義民南鄉凡五十一人西鄉凡四
百二十九人皆得優卹邑之人乃卜壤於田市建祠致祭并置
祀田若干畝以勸團殺賊實昉於此也余謂台郡民氣剛勁而
仙居爲最兩吳君能率而正用之卒復其邑功及鄰境可謂賢
矣彼義民之蹈死如歸固由倡率有人其亦激於天性者歟祠
成琮將泐石以誌其事誣諉及余不敢以不文辭迺摭實而爲

之記同治五年九月

文外編八 雜文

明

祭鄭守中先生文

王叔英

惟茲仙居舊稱文獻之邑比年以來宿學者儒凋落殆盡至某等承乏邑庠所資以相從者猶有賴於二朱先生及吾先生三人去年之冬朱伯氏不幸以事入京仲氏亦往侍其兄繼而先生又有會稽之聘往訓經於其邑學三人皆有二三年之友好而相屬爲別於旬月之間於斯時也有京師之行者謂可數日而計其歸爲會稽之游者謂可歷歲時而會然猶不能無介然於懷及二朱先生皆殞於京吾固嗟人事之難必而不能不爲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文

二十

之傷懷矣然猶有望於先生也曾無幾時而先生之凶問繼至吾於是永嘆長吁而不自知其心之悽悲矣嗟夫吾徒之處於茲土其何以爲樂乎所幸尚有斯文老成之相從是非足以取正如斯而已耳向之所恃者有三人焉吾心猶以爲未足今三人者皆去予而無一人之存此其情之所以不能自己也薄陳一奠以寓一哀而已死者有知將亦有感於斯

恆箴爲應邦升作

并序

金賁亨

吾友應子邦升一日過予語上蔡去矜事予曰人各有疾攻其甚者其他當以類消邦升曰然子曷攻予疾予曰其恆乎邦升默然久之曰是善攻我爲之箴以歸之箴曰

天地惟恆萬物生生至人惟恆配天而行志士惟恆厥修允烝
二三爾德朝平暮側從惡如流從善如尼嗚呼敬哉永貞爾力
念爾天明炯然心目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文

二十一

國朝

修仙居城引

繆梓

仙邑處萬山之中冠蓋之所罕至商賈之所不通浙省一僻壤也然其東北抵郡城西南達溫處重岡複嶺巖路險絕負販往來者肩摩趾錯宵小或逋竄其間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雖時際昇平亦安可以一旦無備乎余自庚子九月奉委斯篆莅任之始閱視城垣見有若徑者有若坡者有若坻頽而崖斷者譙樓則四不存一雉堞則十去其五徵諸舊牘蓋自乾隆三十二年修築而後迄今無畚揭之役嘉慶十八年前邑令宋君詳請未果因有踵事之志顧其廢之也甚則其復之也難況地瘠

光緒僊居集

卷之五

文外編 雜文

二十二

民貧奚以克遂旣而校士書院周覽門庭燦然棖桷而又有賓興之典以供南北舟車之費是地雖瘠民雖貧而好義者不乏苟好義事無難且是役也上以紓國帑下以衛民生尤義之大者其成殆可左券操矣爰觴諸紳士而謀之果皆踴躍從事而教諭義烏方君訓導鄞縣莊君典史陽湖美君外委甯海錢君咸樂贊厥成遂捐廉以倡而書數語爲之引

畫石賦

并序

永康

應寶時

癸卯仲秋仙居王君杏村出畫石圖屬寶時題跋展玩數四喜其墨痕縐骨紙色渲膚後以塵事紛如歷一載未及握管明年冬由杭之婺攜冊篷窗山色益其清華水光助其瑩潔

和仲池中之寶元章袖裏之珍無踰此也惜未覩真質迺爲
揣相侔色而賦之亦聊見杏村之志云

夫何瓌質之奇異秉靈氣於太初受星精而未散兮羌甯靜而
清虛歷浩劫而不復兮徒磊落以自居洵幽人之貞吉兮縱屈
抑而常舒當其位置園林拂拭襟袖伴平章之獻詠助几窗之
結構屏小玉裝座低檀鏤夕夕煙圍朝朝泉漱胡兵燹之相逼
雜瓦礫而莫售忽荏苒以千年抱昭質兮自守若夫瘦骨傲碧
雅態矜青是如隱者息影藏形健節膏泥孤根煉火是如達人
經坎歷坷春暖結雲秋涼凝月是如志士意氣鬱勃峰輕拱笏
苔重垂衣是如元宰儀狀巋巍鴨爐夕遠蠹簡晨近是如儒生
特守清謹體堅含丹神靜表素是如羽流時遊烟霧無慮無營
忽隱忽見是如俠客不解矜炫眉深謝翠黛淺辭花是如靜女
不御鉛華是其善匪一端美具萬狀然而時有盛衰運有窮通
苟不遇夫特識亦終埋於故宮今旣錫以嘉名又重表以清風
刻畫競巧點染爭工婆娑歲月其樂何窮至若形勝丹青品極
奇特有真不損有采不匿是無愧於名山之藏乃克比夫君子
之德用進牘於詞人以寓懷於無極